

WARRIORS
貓戰士
首部曲之IV
風暴將臨
Rising Storm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蔡梵谷 譯



晨星出版

獻給丹妮斯——這對我宛如一首歌
特別感謝凱特・基立



見習生 （六個月大以上，正在接受戰士訓練的貓）

疾掌：黑白相間的公貓。

雲掌：白色的長毛公貓，本來叫雲兒。

亮掌：母貓，白毛中攪雜薑黃色的毛。

刺掌：金棕色的公虎斑貓。

蕨掌：淡灰色帶暗色斑點的母貓，淡綠色眼睛。

灰掌：淡灰色毛帶暗色斑點的公貓，暗藍色眼睛。

貓后 （懷孕或照顧幼貓的母貓）

霜毛：一身美麗的白毛，藍眼珠。

斑臉：漂亮的虎斑貓。

金花：有淡薑黃色的毛。

斑尾：淺白色的虎斑貓，也是最年長的貓后。

柳皮：淡灰色的母貓，有特別的藍眼睛。

長老 （退休的戰士和退位的貓后）

半尾：黑棕色的大虎斑貓，少了半截尾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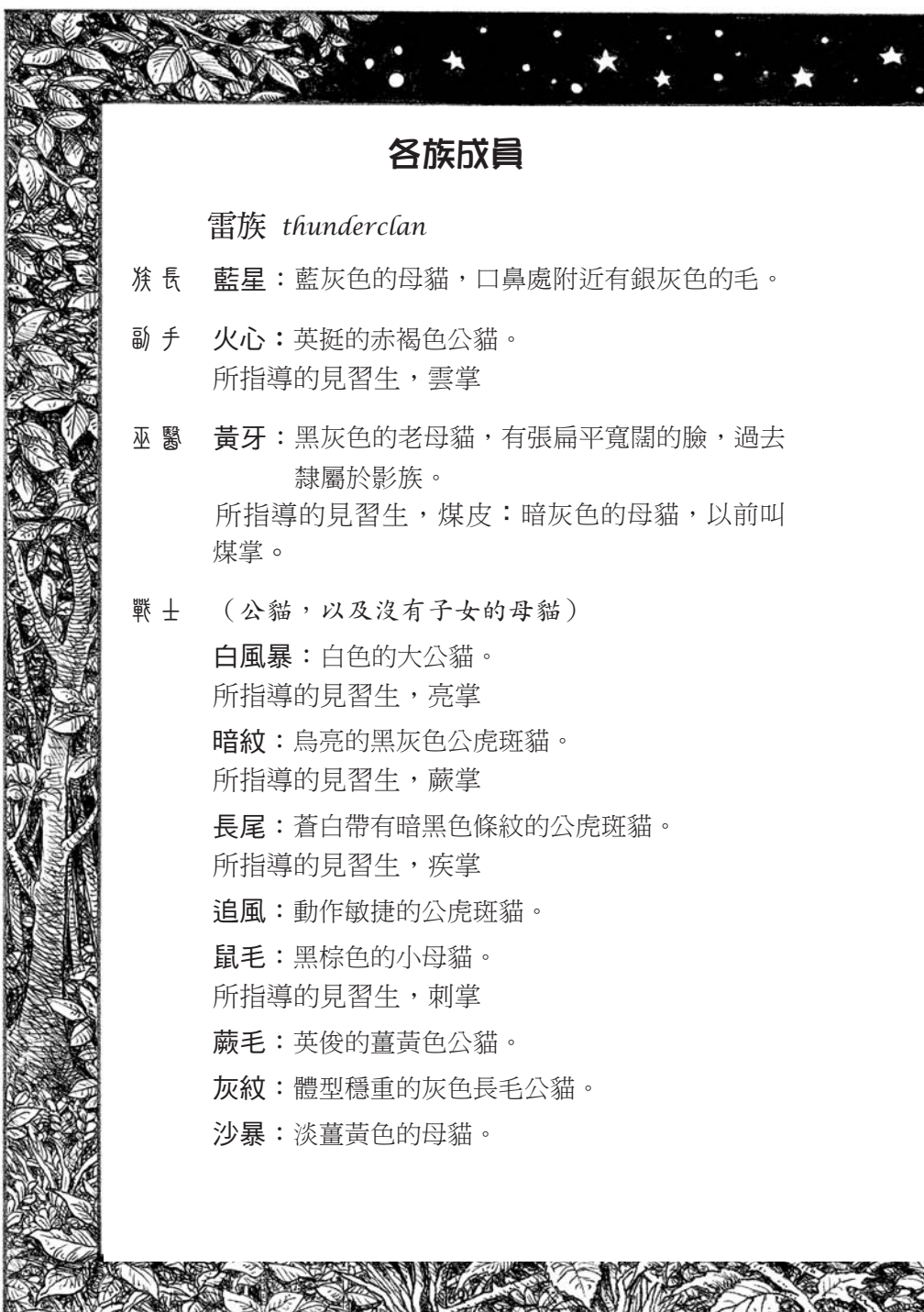
小耳：灰色公貓，耳朵很小，是雷族裡最年長的公貓。

斑皮：小型的黑白花公貓。

獨眼：淺灰色母貓，是雷族裡最年長的貓，已經又盲又聾。

花尾：有著可愛花紋的母貓，年輕時很漂亮。





各族成員

雷族 *thunderclan*

族長 藍星：藍灰色的母貓，口鼻處附近有銀灰色的毛。

副手 火心：英挺的赤褐色公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雲掌

巫醫 黃牙：黑灰色的老母貓，有張扁平寬闊的臉，過去隸屬於影族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煤皮：暗灰色的母貓，以前叫煤掌。

戰士 （公貓，以及沒有子女的母貓）

白風暴：白色的大公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亮掌

暗紋：烏亮的黑灰色公虎斑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蕨掌

長尾：蒼白帶有暗黑色條紋的公虎斑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疾掌

追風：動作敏捷的公虎斑貓。
鼠毛：黑棕色的小母貓。
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刺掌

蕨毛：英俊的薑黃色公貓。

灰紋：體型穩重的灰色長毛公貓。

沙暴：淡薑黃色的母貓。



風族 *windclan*

族長 高星：黑白花公貓，尾巴很長。

副手 死足：黑色公貓，一隻前掌扭曲。

巫醫 吠臉：棕色公貓，尾巴很短。

戰士 泥爪：毛色斑駁的黑棕色公貓。
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網掌

裂耳：公虎斑貓。
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奔掌

一鬚：年輕的棕色公虎斑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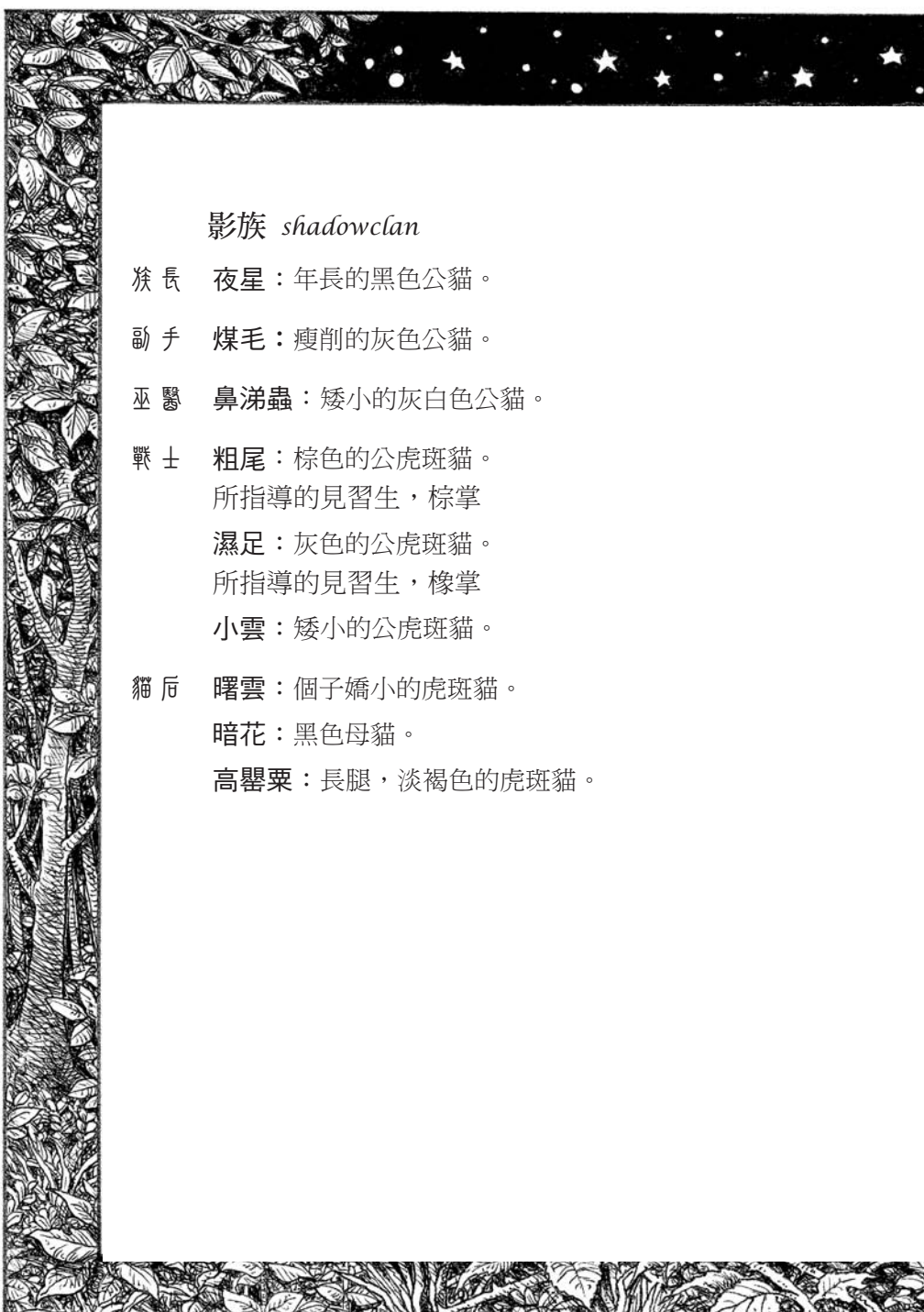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白掌

流溪：淡灰色斑紋的母貓。

貓后 灰足：灰色貓后。

晨花：玳瑁貓。





影族 *shadowclan*

族長 夜星：年長的黑色公貓。

副手 煤毛：瘦削的灰色公貓。

巫醫 鼻涕蟲：矮小的灰白色公貓。

戰士 粗尾：棕色的公虎斑貓。
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棕掌

濕足：灰色的公虎斑貓。
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橡掌

小雲：矮小的公虎斑貓。

貓后 曙雲：個子嬌小的虎斑貓。

暗花：黑色母貓。

高罌粟：長腿，淡褐色的虎斑貓。



其他族的貓 *cats outside clans*

大麥：黑白公貓，住在靠近森林的一座農場上。

黑足：白色的大公貓，有著黑玉色的大爪子，曾是影族副族長。

圓石：銀色的公虎斑貓，過去隸屬於影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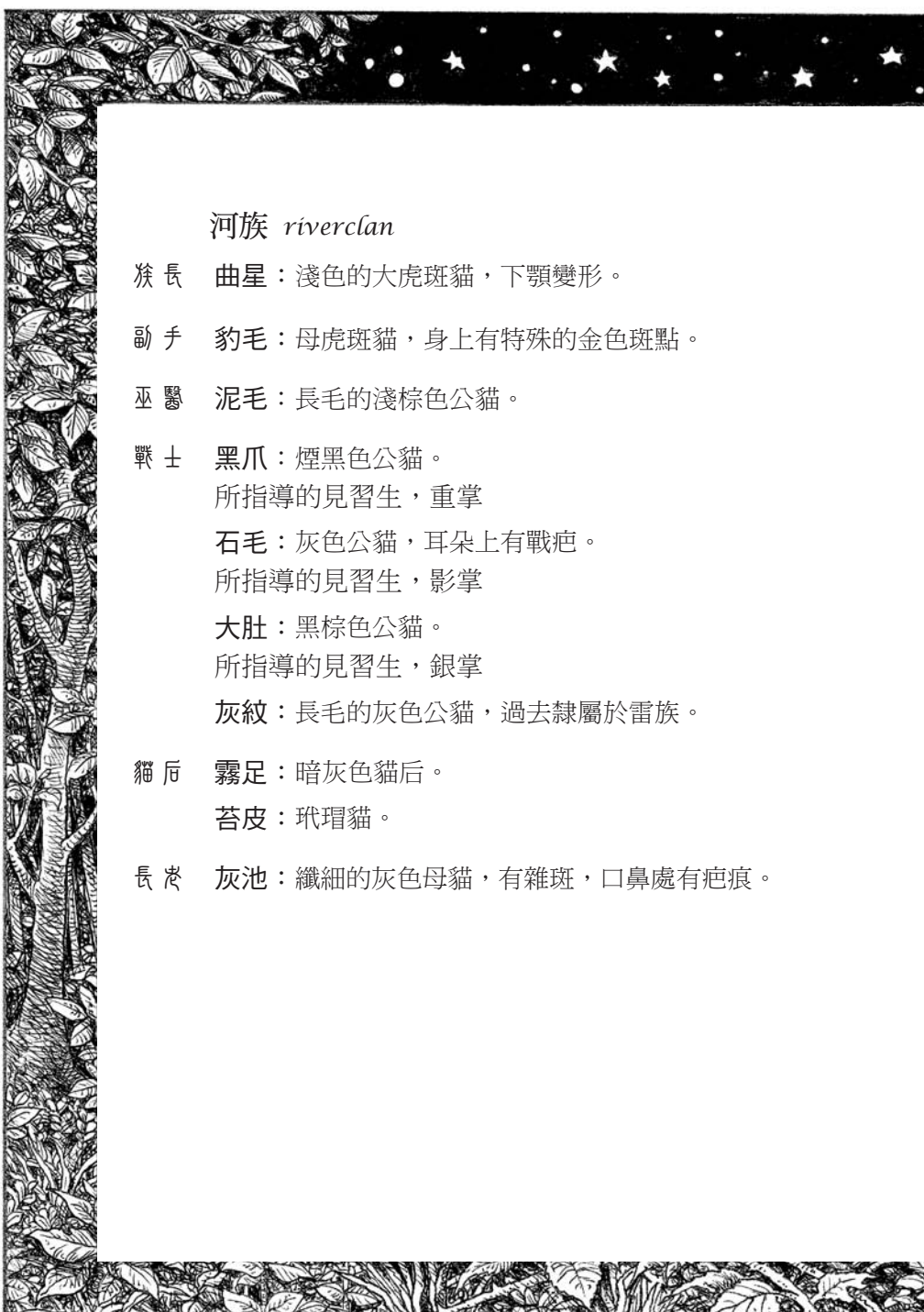
公主：淺棕色虎斑貓，胸口和掌上有亮白色的毛，是寵物貓。

烏掌：烏溜溜的黑色大貓，尾巴尖端是白色，與大麥共住在農場上。

鱗點：友善的黑白胖貓，住在森林邊緣的一棟小屋裡。

虎爪：暗褐色的虎斑大公貓，前爪特別長，過去屬於雷族。





河族 *riverclan*

族長 曲星：淺色的大虎斑貓，下顎變形。

副手 豹毛：母虎斑貓，身上有特殊的金色斑點。

巫醫 泥毛：長毛的淺棕色公貓。

戰士 黑爪：煙黑色公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重掌

石毛：灰色公貓，耳朵上有戰疤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影掌

大肚：黑棕色公貓。
所指導的見習生，銀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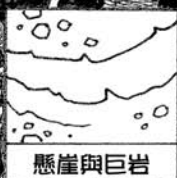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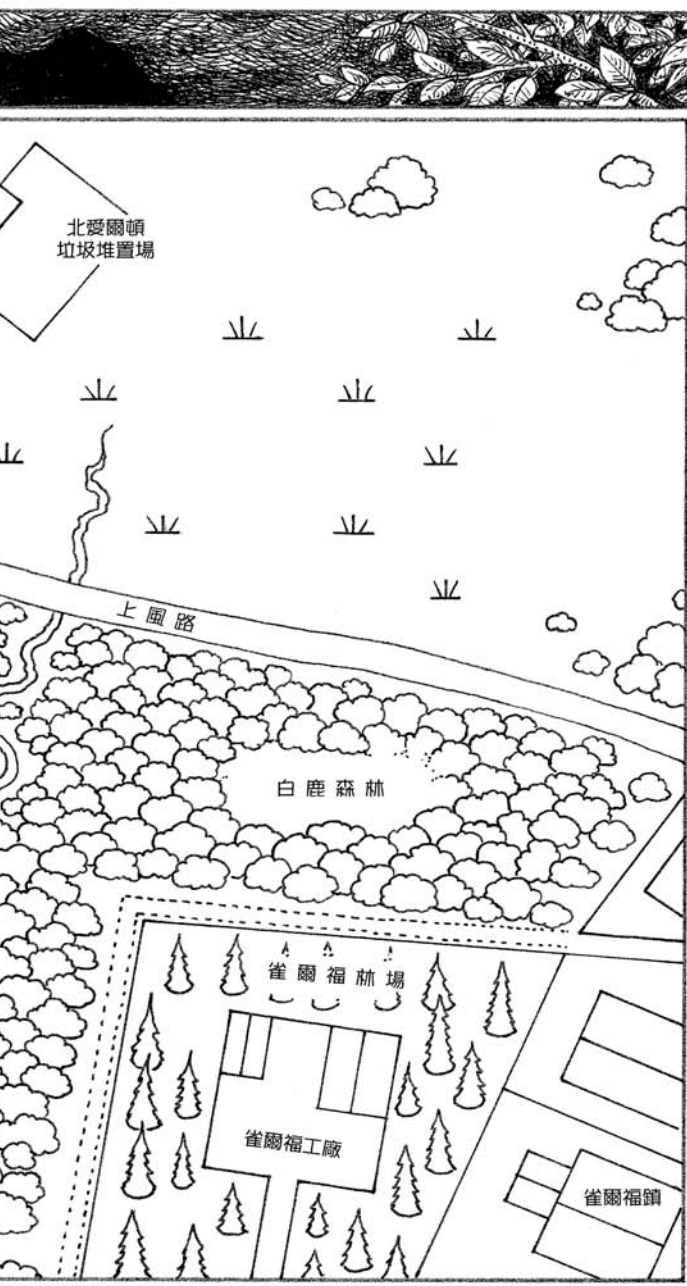
灰紋：長毛的灰色公貓，過去隸屬於雷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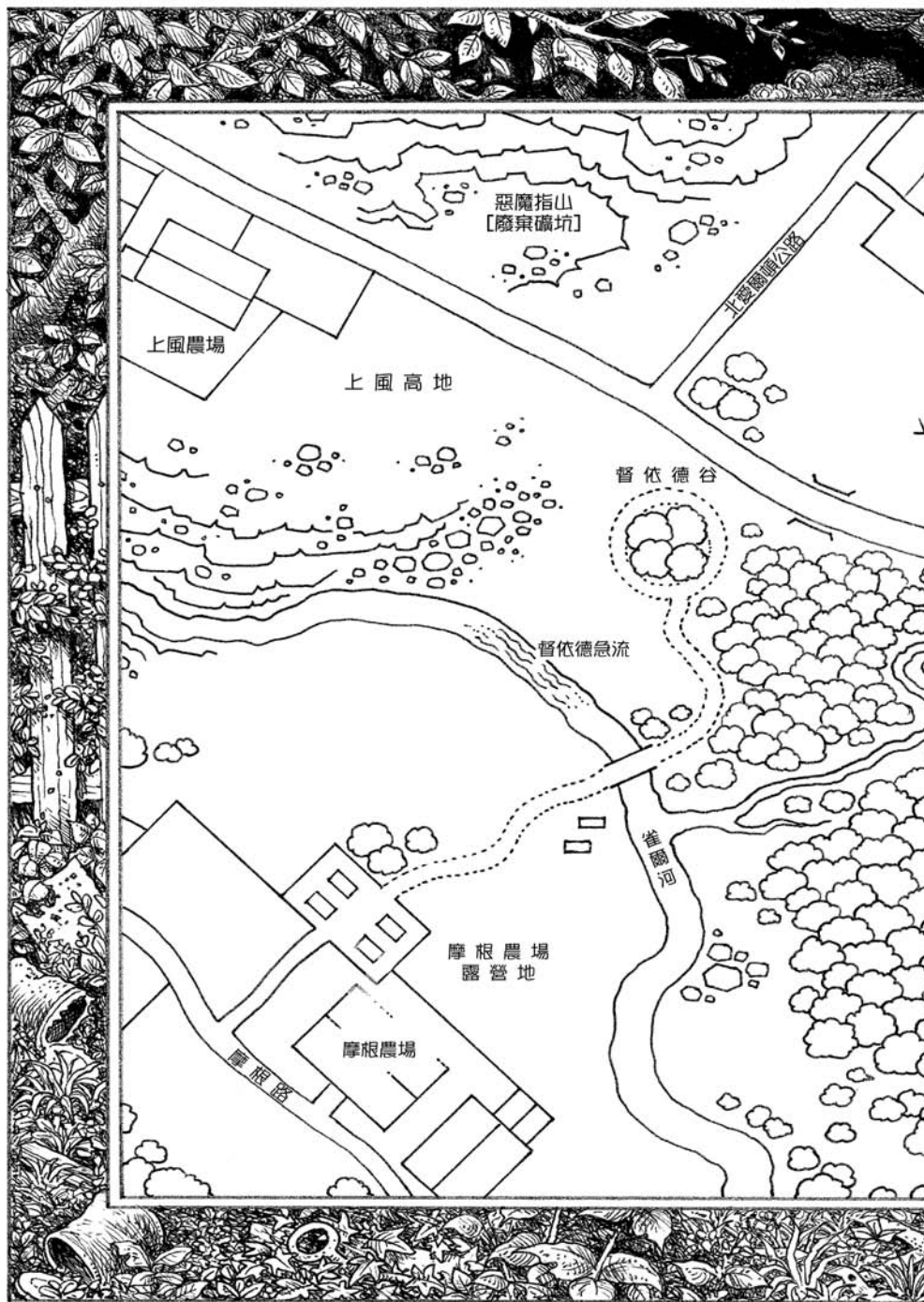
貓后 霧足：暗灰色貓后。
苔皮：玳瑁貓。

長老 灰池：纖細的灰色母貓，有雜斑，口鼻處有疤痕。











序章

森林裡，一處灑滿銀月光光的空地上，傳來一陣淒厲的呻吟。兩隻貓蹲伏在森林邊緣一片樹叢的陰影下，其中一隻痛苦地扭著身體，甩動長長的尾巴；另一隻站起身，垂下頭。他雖然是經驗老到的巫醫，但是當他的族長得的是一種已經奪走許多條性命的疾病時，他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，一點忙也幫不上。他不知道什麼草藥能緩解這些痙攣與發燒，看著族長再度抽搐，頹然癱倒在鋪著苔蘚的窩裡，他那身斑駁的灰毛懊惱地豎了起來。巫醫忐忑不安地上前嗅了嗅。族長還有一口氣在，不過嘴裡有一股惡臭，而且氣若游絲；只見他瘦骨嶙峋的腹部兩側，隨著喘息而不停起伏著。

一聲尖叫劃過樹林。這次不是貓，而是一隻貓頭鷹。巫醫僵住了。貓頭鷹是森林裡的死亡使者，會盜取獵物，甚至偷走離母親太遠的小貓。巫醫滿心期盼地望著天空，向他的戰士祖靈祈禱，希望貓頭鷹的鳴叫不是凶兆。他朝

著充當巢穴屋頂的那些樹枝望去，在黑暗的空中尋找銀毛星群。然而星族所在的那些星系全被雲層遮蔽了。巫醫惶恐地發抖起來。莫非戰士祖靈已經遺棄他們，任憑疾病在營地裡肆虐？

一陣風掠過樹梢，將脆弱的樹葉吹得瑟瑟作響。高空上雲朵飄動，一顆孤星在巢穴上方灑下一道若隱若現的微光。族長在陰影中深吸了悠長平穩的一口氣。巫醫內心雀躍不已。星族畢竟還是與他們同在。

巫醫鬆了一口氣，虛弱地抬起下巴，為了族長得以倖存而默默向戰士祖靈致謝。當他眯起眼睛望向那絲星光時，聽見祖靈的聲音在他的腦海深處低語。他們低聲述說即將到來的輝煌戰役、新的地盤，以及從昔日遺跡中茁壯的一個更偉大的族群。巫醫感受到一股澎湃洶湧的喜悅，由胸口一路奔流到腳掌。這顆星所傳達的訊息，不只是得以苟延殘喘而已。

忽然間，一片寬大的灰色羽翼掠過那絲星光，整個巢穴陷入一片黑暗。貓頭鷹一邊刺耳地尖叫，一邊俯衝下來，探出爪子往巢穴屋頂一抓；巫醫縮起身體，肚子貼住地面。貓頭鷹一定是嗅到了讓族長虛弱的病氣，才急撲過來尋找唾手可得的獵物。不過，那些樹枝太濃密了，貓頭鷹進不來。

巫醫聽著貓頭鷹徐徐拍動翅膀，飛入森林的聲音，然後坐起來，心裡還惶恐不安，再度在夜空中搜尋。只是那顆星已經和貓頭鷹一樣，消失無蹤了。原本星光閃爍的地方，只剩下一片黑暗。巫醫覺得一陣毛骨悚然。

「你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？」一隻公貓在巢穴外嚷著，因為驚嚇而拉高了聲音。巫醫很快鑽進空地，他知道全族都在等他解釋這個預兆。戰士、貓后、長老——只要是身體健康、能

夠走出巢穴的——全都聚集在空地另一頭的陰影下。巫醫停了片刻，聆聽憂心的族貓們竊竊私語。

「貓頭鷹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一隻花斑戰士嘶嘶說著，眼睛在夜色中發光。

「牠們沒有離營地這麼近過。」一位長老喊著。

「牠有沒有抓走小貓？」另一名戰士追問，一面將他的大頭轉向身邊的貓。

「這次沒有。」銀色的貓后回答。她有三個孩子病死了，語氣因為痛苦而顯得呆滯。「不過牠還可能再回來。牠應該嗅得出我們有多虛弱。」

「你原本以為死亡的惡臭會讓牠躲得遠遠的。」一名虎斑戰士蹣跚地走進空地。他的腳掌沾滿污泥，渾身的毛也亂成一團。他才剛剛將一個同伴埋葬。還得再挖很多座墳墓，不過今晚他已經累得動不了了。「族長情況如何？」他問道，聲音因恐懼而緊繃。

「不曉得。」那隻花色公貓回答。

「巫醫呢？」貓后埋怨地叫道。

貓兒們在空地上四處張望，巫醫看到他們驚恐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爍著。他可以從他們的聲音聽出他們心裡有多不安，也知道他們需要安撫，確認星族沒有遺棄他們。他深吸一口氣，試著讓肩部的毛貼平，然後朝空地走去。

「不需要巫醫解釋，我們也知道貓頭鷹聒噪的叫聲代表了死亡。」一位長老發著牢騷，眼神裡滿是驚駭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那位花色戰士氣呼呼地說。

「是啊，」貓后也隨聲附和，瞄了那位長老一眼。「星族又不會跟你說話！」當巫醫走到他們身邊時，她轉過身來。「貓頭鷹是個預兆嗎？」她焦慮地問。

巫醫不自在地挪動腳，想要避重就輕。「星族今晚跟我說話了，」他宣布，「妳有沒有看到雲層中間那顆閃耀的星星？」

貓后點點頭，她身旁的貓也都露出絕處逢生般的期盼眼神。「那有什麼含意？」那位長老問道。

「我們的族長熬得過去嗎？」虎斑戰士叫道。

巫醫猶豫著。

「他可不能在這時候死掉啊！」貓后高聲叫道，「他的九條命到哪裡去了？星族六個月前才應許給他的！」

「星族能賜予的就這麼多，」巫醫回答，「不過祖靈沒有忘記我們，」他繼續說下去，試著把貓頭鷹陰森森的翅膀與被遮住的微弱星光拋在腦後。「那顆星星帶來了希望的消息。」

營地一個昏暗的角落，傳來尖銳的呻吟，一隻玳瑁貓后跳了起來，匆匆朝發出聲音的地方奔去。其他貓仍帶著渴盼獲得撫慰的眼神凝視著巫醫。

「星族有沒有提到雨？」一位年輕戰士問道，「好久沒下雨了，一場雨或許就可以將營地的疾病沖刷得一乾二淨。」

巫醫搖搖頭。「沒有提到雨，只提到吾族將有光明的前程。我們的戰士祖靈在那絲星光中向我展示了未來，而且還是輝煌的未來！」

「這麼說我們得救了？」銀色貓后喵叫著。

「我們不僅得救了，」巫醫保證，「還將統治整座森林！」

貓兒們紛紛欣慰地交頭接耳，這也是將近一個月來，營地裡首次傳出振奮的呼嚕聲。不過巫醫轉過頭去，好掩飾他發顫的頰鬚。他祈禱族貓不會再問起貓頭鷹的事。他不敢告訴他們，當那隻鳥的翅膀遮住星光時，星族附加的恐怖警告——族貓得為了那輝煌的未來，付出最高的代價。



第一章

溫暖的陽光流過蓊鬱的樹葉，讓火心的毛閃閃發光。他蹲得更低，知道自己的毛在蒼翠的灌木叢中顯現耀眼的琥珀色。

他在一株蕨叢下方匍匐前行，他聞到一隻鴿子。他朝那股充滿誘惑的氣味緩緩前進，直到看見那隻肥嘟嘟的鳥在蕨葉間啄食。

火心收起了爪子，腳掌因為充滿期待而發癢。在率隊做黎明巡邏，並狩獵了一整個早上後，他已經餓壞了。這是獵物充裕的季節，豐饒的森林讓全族都可以吃得圓滾滾的。雖然自從上次新葉季河水氾濫以來，幾乎沒下什麼雨，樹林間的糧食也還不虞匱乏。火心把新鮮獵物搬回營地後，準備開始為自己覓食。他繃緊肌肉，準備出擊。

突然間，另一股氣味隨著乾燥的微風朝他飄來。火心轉過頭、張開嘴。那隻鴿子想必也聞到了，因為牠猛然抬起頭，準備展翅，不過已經來不及了。一道白影閃電似地從刺藤間竄

了出來。火心訝異地看著那隻貓撲向受到驚嚇的鳥，用前掌將牠壓在地上，然後再朝脖子飛快咬了一下，將牠解決。

火心聞到新鮮獵物的香氣。他起身走出灌木叢，朝那隻毛茸茸的白色公貓走去。「好身手，雲掌，」他說，「我沒看到你，等到發現時已來不及了。」

「這隻笨鳥也沒看到我。」雲掌大言不慚地說，還得意洋洋地甩動尾巴。

火心繃起肩膀。雲掌是他妹妹的孩子，也是他的見習生，火心有責任要教他戰士技巧和如何遵遵戰士守則。雲掌這隻年輕的公貓肯定是個狩獵高手，不過火心忍不住期望，他能學習謙虛一點。有時火心會暗自懷疑，雲掌是不是真的了解戰士守則，以及森林中貓兒們代代相傳的忠義精神，這些古老傳統的重要性。

不過雲掌是在火心的寵物貓妹妹公主居住的兩腳獸窩誕生的，從小就被火心帶進雷族。火心從自己慘痛的經驗知道，族貓一向瞧不起寵物貓。火心在出生後曾與兩腳獸共同生活了六個月，族裡有些貓總是不肯讓他忘記自己不是在森林中出生的事實。他不耐煩地扭動耳朵。他知道自己已經盡力證明他對雷族的忠誠，不過訓練眼前這個倔強的見習生卻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雲掌想要獲得族貓的體諒，就得收斂他的傲慢才行。

「動作敏捷當然很好，」火心提醒他，「可是你在上風處。雖然我看不到你，但聞得到你。那隻鳥也一樣。」

雲掌雪白的長毛豎了起來，他反駁道：「我知道我在上風處！不過我看得出來這隻笨家鵝不管聞不聞得到我，抓起來都很簡單。」

這隻年輕的貓桀驁不馴地瞪著火心的眼睛，火心覺得一股煩躁已變成滿腔怒火。「那是野鴿，不是家鴿！」他生氣地說，「而且真正的戰士會對餵養他族貓的獵物表示敬意。」

「是啊，對啦！」雲掌回嘴，「刺掌昨天把那隻松鼠拖回營地的時候，我可沒看到他有什麼敬意。他說那隻松鼠那麼遲鈍，連小貓也抓得到。」

「刺掌只是個見習生，」火心咆哮道，「跟你一樣，要學的還多著呢。」

「反正我抓到了，不是嗎？」雲掌嘀咕著，一肚子火地用腳掌朝那隻鴿子戳了一下。

「當一個戰士，不是只會抓鴿子就行了！」

「我比亮掌快，也比刺掌強壯，」雲掌厲聲回嘴，「你還想怎樣？」

「你的同伴都知道，一個戰士絕對不會背著風發動攻擊！」火心知道自己不該跟他吵嘴，不過見到見習生如此冥頑不靈，實在叫他火冒三丈。

「有什麼關係？就算你像個優秀的戰士位於下風處，可是我還是先抓到了鴿子！」雲掌也生氣地高聲叫囂。

「別出聲。」火心突然分了神，向他噓了一聲。他抬起頭嗅著空氣。森林似乎靜得出奇，雲掌洪亮的喵聲在樹林間傳來嘹亮的回音。

「怎麼了？」雲掌環顧四周，「我什麼都沒聞到。」

「我也沒有。」火心同意。

「那你在擔心什麼？」

「虎爪。」火心脫口而出。自從一星期前藍星將虎爪逐出雷族後，那隻深色戰士就一直陰

魂不散地出現在他的夢中。虎爪試圖殺死雷族族長，不過火心阻止了他，並公布他一直暗中謀反的意圖。接著虎爪就不知去向了。現在火心聽著寂靜的森林，心頭反倒生出一陣恐怖的寒意。就連森林好像也在屏氣凝神地傾聽。虎爪離開時留下的狠話仍在火心腦中迴響：張大眼睛，火心。豎起耳朵。隨時留意背後。因為有一天我會找到你，到時候你就死定了。

雲掌的喵聲打破寂靜。「虎爪在這裡做什麼？」他不屑地說，「藍星已經放逐他了！」

「我知道，」火心承認，「也只有星族知道他上哪兒去了。不過虎爪也說過，他不會乖乖從我們面前消失！」

「我才不怕那個叛徒。」

「嗯，你應該要怕他！」火心責備他，「虎爪跟雷族的任何一隻貓一樣，對這片樹林一清二楚。若是逮到機會，他會把你撕成碎片。」

雲掌不屑地哼了一聲，然後不耐煩地將他的獵物轉來轉去。「自從藍星任命你當副族長以後，你就一直這麼嚴肅。如果你想浪費整個早上，拿些童話故事來嚇我，我可不想再待下去了。我打算為長老們捕一些獵物。」說完他便竄入刺藤叢，將那隻沒了氣息的鴿子留在地上。

「雲掌，給我回來！」火心怒吼著，然後搖了搖頭。「就讓虎爪抓走這個老鼠腦的小白痴吧！」他喃喃自語。

他用甩尾巴，叼起那隻鴿子，不知道該不該幫雲掌帶回營地。戰士應該為他自己的獵物負責，他做出結論，然後將那隻鴿子丟進濃密的草叢裡。他走過去將綠色的草莖壓平，蓋住那隻肥嘟嘟的鴿子，暗自期盼雲掌會回來取走，連同其他獵物一起帶回去給飢餓的長老們。如果他

沒把鴿子帶回去，就罰他挨餓直到他帶回去為止，火心下定決心。他的見習生必須學會：即使在綠葉季，也不可以糟蹋獵物。

太陽升得更高了，將大地曬得一片焦熱，也讓樹葉的水分蒸發。火心豎起耳朵。森林仍沉靜得可怕，林中的小動物似乎都藏起來了，等待傍晚不再燠熱時才現身。這股死寂令他不安，也憂心忡忡。或許他應該去找雲掌。

你有警告過他要提防虎爪的！火心幾乎聽得到好友灰紋熟悉的聲音在腦袋裡迴響，苦樂參半的往事湧上心頭，讓他畏縮了一下。那位雷族的前任戰士很可能會這麼對他說。他們曾一起當見習生，也曾並肩作戰，直到愛情與悲劇讓他們分開。灰紋愛上了異族的母貓，如果銀流不是在分娩時死去，或許灰紋仍會待在雷族。火心再度回想起灰紋領著他的兩隻小貓咪進入河族，帶他們加入亡母部族的事。火心的肩膀垮了下來。他很懷念與灰紋的友誼，也幾乎每天都默默與他分享心事。他很清楚他的老朋友，很容易想像灰紋會有什麼反應。

火心扭動一下耳朵，把那些回憶給拋開。他該回營地了。如今他已是雷族的副族長，必須規劃狩獵及巡邏的事。雲掌得自求多福。

火心快步經過林地，前往營地所在的峽谷頂端，一路上腳底的地都是乾的。他佇足片刻，享受著每次走近家園時都會感受到的自豪與愛意。雖然他小時候待過兩腳獸的地盤，不過當他首度勇闖森林時，他就知道森林才是他真正的家。

在他下方是雷族的營地，隱密地藏在茂密的刺藤叢間。火心連跑帶跳地躍下陡峭的斜坡，沿著古道進入通往營地的金雀花隧道。

淡灰色的貓后，柳皮，躺在育兒室的入口，利用上午的陽光曬暖她圓鼓鼓的肚子。之前她都住在戰士窩，最近才與其他貓后住進了育兒室，等著生下她的頭一胎。

她身旁的斑臉慈祥地看著自己的兩隻小貓咪在堅硬的地面上嬉鬧，揚起一小團塵土。斑臉是雲掌的養母，斑臉的小孩等於是雲掌的同窩手足，當火心將他妹妹的長子帶進族裡時，斑臉同意為這隻無依無靠的小貓咪哺乳。雲掌最近已經當上見習生了，不久斑臉自己的小貓也要準備離開育兒室了。

一陣低語引得火心望向空地前方的那顆高聳岩。一群戰士聚集在岩石下方的陰影處，雷族族長藍星通常會站在岩石上，向她的族貓致詞。火心在貓群中認出暗紋那一身斑紋、追風柔軟的身型，以及白風暴雪白的頭。

火心默默走過炙熱的地面時，暗紋滿腹牢騷的喵聲蓋過了其他聲音。「那麼正午的巡邏要由誰帶隊？」

「火心狩獵回來後會決定。」白風暴平靜地回答。這位年邁的戰士顯然不想因為暗紋語帶敵意而心浮氣躁。

「他也該回來了。」塵皮發著牢騷，他是隻黑棕色的虎斑貓，曾和火心同時當見習生。

「我是回來了。」火心宣布。他擠過那群戰士，坐在白風暴旁邊。

「唔，既然你回來了，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，正午的巡邏要由誰帶隊？」暗紋說。那隻黑灰色的公虎斑貓冷冷地瞪著火心。

儘管有高聳岩的遮蔭，火心仍覺得全身一陣燥熱。暗紋和虎爪的交情比其他貓更親密，雖

然暗紋在他的前盟友遭到放逐時選擇留下來，火心仍忍不住懷疑他的忠誠。「長尾會帶隊巡邏。」火心說。

暗紋緩緩將目光由火心移向白風暴，他的頰鬚抖動著，眼裡閃過輕蔑的寒光。火心緊張地嚥了口水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說了什麼蠢話。

「呃，長尾和他的見習生出去了，」追風解釋，一臉尷尬。「他和疾掌要到傍晚才會回來，記得嗎？」他身旁的塵皮鄙夷地悶哼了聲。

火心咬緊牙關。我該記得的！「那就由追風帶隊吧。你可以帶蕨毛及塵皮同行。」

「蕨毛絕對跟不上我們的，」塵皮說，「他和那群無賴貓打架後，現在還一跛一跛的。」

「好啦，好啦。」火心試著掩飾內心不斷高漲的煩躁，不過他不禁在想，自己只是在胡亂點名充數，「蕨毛可以和鼠毛一起去狩獵，還有……還有……」

「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去。」沙暴自告奮勇。

火心感激地朝那隻淡薑黃色的母貓眨了眨眼，繼續說，「……還有沙暴。」

「巡邏呢？我們如果不快點決定，正午就要過了！」暗紋說。

「你可以和追風一起去巡邏。」火心生氣說道。

「那傍晚的巡邏呢？」鼠毛溫和地發問。火心轉頭望向那隻黑棕色的母貓，腦中忽然一片空白。

白風暴沙啞的喵聲在火心身旁響起。「傍晚的巡邏就由我帶隊吧，」他說，「你想疾掌和長尾回來後，會不會想和我一起？」

「會的，當然。」火心環顧四周，欣慰地看到大家似乎都滿意了。

貓群散開，只留下火心與白風暴。「謝了，」他說，朝那位老戰士點頭致意，「我想我應該先將巡邏的事規劃好才對。」

「會愈來愈順手的。」白風暴安慰他，「我們以前都習慣虎爪告訴我們該做什麼，以及什麼時候去做。」

火心移開目光，心往下沉。

「他們也一定會比以前更焦慮，」白風暴繼續說，「全族都不敢相信虎爪會背叛我們。」

火心看著眼前這位白毛戰士，知道白風暴是想替自己打氣。火心一不小心就會忘了，虎爪的行為對其他族貓而言是一大打擊。火心很早就知道，虎爪對權力的渴望已驅使他不得不擇手段、以謀殺與謊言來達到目的，不過其他族貓則很難相信，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戰士，會背叛自己的部族。白風暴這席話提醒火心，即使他尚未擁有虎爪那種信心十足的權威，也絕對不會像虎爪那樣背叛自己的部族。

白風暴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。「我得去找斑臉了。她說有事要跟我說。」他點頭致意。這位戰士恭敬的神情讓火心吃了一驚，他尷尬地也點頭回禮。

火心看著白風暴離去，肚子咕嚕作響。他想起雲掌捕到的那隻肥美多汁的鴿子。白風暴的見習生，薑黃與白色相間的亮掌，坐在見習生窩外頭，火心不知道她是不是帶了什麼新鮮獵物回來給長老們。她正在一棵老樹殘株旁整理尾巴，火心朝她走去。她抬起頭喵了聲。「哈囉，火心。」

「嗨，亮掌。狩獵回來了？」火心問。

「是啊，」亮掌回答，眼睛一亮。「這是白風暴第一次讓我獨自出獵。」

「大豐收？」

亮掌羞怯地看著她的腳掌。「兩隻麻雀和一隻松鼠。」

「做得好，」火心發出滿意的呼嚕聲，「白風暴一定相當開心。」

亮掌點點頭。

「妳把它們直接交給長老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亮掌露出憂慮的眼神，「那樣做對嗎？」她焦慮地問。

「很好。」火心安撫她。如果他自己的見習生也這麼可靠就好了。雲掌也該回來了。光是兩隻麻雀和一隻松鼠不足以為飽長老們。他決定去探視他們，以免他們因為新葉季的炎熱而感到不適。他走近長老窩那棵倒下的橡樹，聽到光禿禿的樹枝後傳來談話聲。

「柳皮的寶寶就快出生了。」說話的是斑尾。她是育兒室裡最年長的貓后，她唯一的小貓因為罹患白咳症而身體羸弱，比同齡的貓兒都來得瘦小。

「有新生兒總是個好兆頭。」獨眼滿意地發出呼嚕聲。

「星族知道我們只要有好兆頭就行了。」小耳臉色陰沉地說。

「妳該不是為了那場儀式煩心吧？」斑皮嘶啞著說。火心可以想像那隻黑白相間的公貓不耐煩地朝小耳抖動雙耳。

「那場什麼？」獨眼問。

「就是新任副族長的任命典禮，」斑皮高聲解釋，「妳知道，就在虎爪離開時，一個星期以前。」

「問題在於我的耳朵不像以前那麼中用了，我才沒去想這些呢！」獨眼駁斥。她繼續說下去，其他貓則默默聆聽，因為獨眼雖然脾氣火爆，卻因足智多謀而頗受敬重。「我不認為星族會只為了藍星無法在月亮高升前任命新的副族長，就懲罰我們。事發突然。」

「可是那只會使情況更糟糕！」花尾焦慮地說，「星族對一個族的副族長居然背叛他們，而且在月亮高升後才任命新的副族長，會怎麼想？看起來就像我們無法維持貓族的忠誠，或是不能按規矩舉行典禮。」

火心感到背脊一陣冰涼。藍星在知道虎爪叛變並將他逐出族之後，因為太過煩躁，而沒及時舉行任命新任副族長的儀式，火心在第二天才被任命，成為虎爪的繼任者，對很多貓來說這是個凶兆。

「就我記憶所及，火心的任命是破天荒破壞了本族的常規，」小耳語氣凝重地說，「雖然我很不願意這麼說，不過我還是覺得，他擔任副族長將會使雷族進入黑暗期。」

斑皮喵了一聲附和，火心覺得心頭一陣悸動，等著獨眼以她睿智的話語來安撫其他惶恐的貓。不過她卻沒作聲。火心頭上的烈日仍繼續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中照耀著，他卻覺得冷到了骨頭裡。

火心轉身離開長老窩，不想在這時候面對他們。他急急沿著空地邊緣走開，走向育兒室，邊走邊盯著地面陷入沉思。育兒室外有個東西突然閃過，吸引他抬起頭來。他愣住了，當他發

現虎爪琥珀色的眼眸就對著他閃閃發光時，他的心開始怦怦狂跳。那熟悉的眼神把火心嚇壞了，他驚慌地猛眨眼。然後他才發現眼前不是那位凶猛的戰士，而是小棘——虎爪的兒子。

第二章



火心看見一身鬚曲的淡琥珀色皮毛，抬頭見到金花跟在這隻深色的老虎斑貓身後，安靜地走出育兒室。她叮著一隻淡薑黃色的小貓，溫柔地將牠放在小棘身旁。火心知道金花已經看到他的反應了，因為那隻淡薑黃色的貓后用她的尾巴緊纏在小貓身上保護他們，並揚起她的下巴，彷彿要逼迫火心有所表示。

火心感到一絲愧疚。他在想什麼？天啊，他可是副族長呢！他知道他必須向金花保證，這些小貓就如雷族的其他成員一樣，會受到照顧與尊重。「妳的……妳的寶寶看起來很健康。」他結結巴巴地說。不過當那隻深色老虎斑貓抬起頭，用琥珀色的眼睛凝望著他時，感覺就像虎爪兇惡瞪視的翻版，令他有芒刺在背的感覺。

恐懼與憤怒讓火心本能地將爪子彈出，緊抓住堅硬的地面，他試著甩掉這種情緒。背叛雷族的是虎爪，他告訴自己。不是這隻小貓。

「這是小褐第一次離開育兒室。」金花告訴他。她焦慮地低頭看著那隻小貓。

「他們長得很快。」火心喃喃說著。

金花彎下身，在兩隻小貓的頭上舔了舔，然後朝火心走過去。「我了解你的感受，」她心平氣和地說，「只是你的眼神總會洩露你的心事。不過他們是我的寶寶，如果有必要，我會拼命保護他們。」她看著火心的眼睛，而他則在她深邃的黃眼睛裡看出她的堅定。

「我擔心他們，火心，」她繼續說下去，「族民們永遠不會原諒虎爪——他們也不應該原諒他。不過小棘和小褐並沒有做錯什麼，我不會讓他們因為虎爪而受到懲罰。我甚至不會告訴他們父親是誰，只會說他是個勇敢強壯的戰士。」

火心很同情這位心煩意亂的貓后。「他們在這裡很安全。」他承諾，不過當金花轉身離開時，小棘琥珀色的眼睛仍令火心渾身不自在。

白風暴從他們身後鑽出育兒室。「斑臉覺得她的另外兩隻小貓已經準備好接受訓練了。」他告訴火心。

「藍星知道嗎？」火心問。

白風暴搖搖頭。「斑臉想親自告訴藍星，不過她已經好幾天沒進育兒室探視了。」

火心皺起眉。族長通常對族裡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很關注，尤其是育兒室。每隻貓都知道，哺育出優秀、健康的小貓對雷族有多重要。

「我想那也沒什麼，」白風暴繼續說，「自從她與那群無賴貓戰鬥之後，到現在都還在療傷。」